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六回 營金屋堂前增喜氣 開華筵座上受驚疑

卻說柳維忠到了楊家，不待通報，走入裡邊。卻值楊四踱來踱去，正在那裡等候，瞥見維忠進來，連忙招接，請進書房中落坐。下人送過香茗。楊四急急問道：「此事怎樣了？」維忠道：「雖不辱命，只是有幾件事，小弟未便擅專，必須你自己斟酌妥當，方好去回答他。」楊四問是何事，維忠先將身價六千，如何與林大媽談妥，一一說了。又將黛玉之意，明迎娶時要怎樣的場面，進門之後不但要披風紅裙，一樣的交天拜地，而且與大太太見禮，只可以姊妹稱呼。若能件件依從，方才情願，否則寧死不嫁的。這一席話，就是黛玉上回叮囑的如此這般，此刻從維忠口中說出，是免重覆的意思。楊四聽了，答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不比蔡謙良，件件可以依得，費神柳兄去關照一聲，作為算數就是了。」維忠唯唯答應。其時酒菜已經端出，楊四請維忠入座。兩人在書房中對酌談心。楊四提起身價銀子何日前去過付？維忠道：「待四兄揀定迎娶日子，然後送將過去，彷彿是聘禮一般，豈不是好？」楊四點點頭，心中著實快活，所謂酒落歡腸。彼此暢飲了一回，用過了飯，維忠作別回去。到了明日，又往黛玉家去回覆，不必細表。

再說楊四過了一宵，即命一個能幹家人，在星家處揀定了吉日，卻是□月初□，屈指一算，尚有兩月有餘，所有喜事應用的東西，以及衣服、首飾等類，不妨慢慢的備辦起來。楊四方將此事告訴了大夫人。夫人極其賢惠，諸事一概不管，任憑他所作所為。從此家中上下人等都曉得此事，不須細說。

過了幾天，楊四仍到黛玉處走走，交代黛玉遷移出去，另租房居住，以便迎娶時好裝場面。故黛玉親往三馬路上看定了一所住宅，與大媽等眾人一同搬將過去，充作大人家氣象，居然門上貼著公館字樣，閒人都走不進去，所以左右鄰居怎知他是開堂子的呢？

閒話少敘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楊四送過吉期與那身價銀兩之後，已是□月將盡了。楊四寫好了請酒帖子，又照蔡謙良的辦法，揀幾個知己朋友，請帖內夾著一封書信，無非叫他們帶著相好一同來的意思，差人分送已畢；又暗中把動用嫁妝運至黛玉那邊，好待到了正日，再由黛玉那邊運了過來，見得場面闊綽。現在楊四家中忙碌異運了過來，見得場面闊綽。現在楊四家中忙碌異常，直至初七八，諸事俱已齊備。那班親眷朋友紛紛送禮，自有帳房開銷，不勞自己費心。

專等到了初□，楊四絕早起身，梳洗停當，走到外邊，見鼓手、堂名已來，遂即進內換了衣冠，到書房中坐定，等候客人前來賀喜。忽然想著一件事，是前天黛玉托他弄兩個送親的人，一時忘懷，直到此刻想著，未免有些為難。正在躊躇之際，走進一個家人，執著兩張名片，請主人出去會客。楊四走到廳上，見是單趨賢、關武書二人，對作了一個揖，招進書房中坐下，略談了幾句。楊四說起黛玉那邊可惜缺少兩個送親的人，趨賢、武書就一同湊趣道：「四先生何不早說？我們今天專誠來道喜，並沒有什麼事，何妨做個送親人呢？」楊四道：「怎好有屈二位？」趨賢搶著說道：「四先生說那裡話？這些些小事，我們理當效勞的。」楊四正當相謝，忽聽又有客人來了，連忙再到外邊，原來是柳維忠。作過了揖，楊四先問道：「柳兄為何不與李三三一同來呢？」維忠道：「時光尚早，他們還沒有梳妝，故此一人來的。為因我是原媒，要來問你，可要去領妝，扮這個場面嗎？」楊四道：「這個不好有勞我兄的，待我托人去代做了罷。」維忠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好卸肩了。只是你叫那個代勞呢？」楊四道：「我自有人，你見了自然曉得。」說罷，攜了維忠的手，一同走進書房。維忠與單、關等見面，彼此招呼，坐談一回。單、關二人本來是個篋片，巧言令色，無非一味的恭維，反把維忠聽得肉麻起來。楊四在旁暗笑，停了一停，向維忠說道：「午後送親之事，蒙單、關二兄允許，我想一客不煩二主，意欲再請二位代媒，到那邊去領一領妝。」說到其間，回轉頭來，又向單、關二人說道：「未知二位可肯賞臉嗎？」維忠也跟著說了兩句仰懇話。單、關二人一聽，覺得臉上飛金，連忙答應道：「當得當得。何必這樣的客氣？只要二位先生看得起我們，已極有榮光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即聽掛鐘上「當當」的連敲了九下，趨賢道：「只怕那邊此刻要發妝了，我們早些去才是，四先生以為如何？」楊四道：「有勞二位，容後酬謝。」遂回頭吩咐下人出去備轎，伺候二位老爺到女宅領妝。下人答應自去。單、關二人遂起身辭了楊四，匆匆出外上轎，逕往黛玉那邊去了，我且不表。

仍說楊四送畢，回進書房。維忠道：「方才二人在這裡，聽了他們的恭維，便忘了一件事，沒有向四兄說。今天晚上，小弟獨送一本戲，取其熱鬧熱鬧，望四兄不要推辭。」楊四道：「我兄做了大媒，小弟尚未酬謝，反要破費我兄，實屬抱歉之至。」維忠道：「我們是至交，怎麼說這樣的話？況且丹桂的戲，叫他來做是極便當的事。」楊四正要回答，即聽外面連放了三個銃，鼓樂喧天，知是嫁妝發來了。走出去一看，果然見單、關二人領著進來，後面的嫁妝陸續搬到廳上，足足擺了一廳。楊四與單、關等相見，仍托他們照例點過了妝，運至新房擺設，我算一言表過。

再說那道喜的客人，相近午餐時候，先後都到。內中有幾位，如梅道卿、黃芷泉、顧芸帆、李雨泉、呂桂全、胡士誠等，各帶著一位校書到此。楊四一一應酬，又命丫鬟、僕婦陪著各校書到裡邊請坐，自有楊四的幾個姬妾招待，與從前謙良家中彷彿，茲不復贅。

單說楊四因今日迎娶，在兩點鐘之前，必須早些備席，一俟席散，方好發轎，故立刻吩咐擺席。內外共有□餘桌，楊四請眾客人入座，自己末席相陪，惟日間未能暢飲，大家飲過幾巡，曉得將要發轎了，各要了飯吃，就此席散。一班客人仍回到兩面書房中散坐，有的聚著閒談；有的聚著碰和；有的橫在那裡吃煙；有的立在那裡閒看，看那班執事人役，以及堂名、鼓手等人異常忙亂，伺候發轎。轎夫把花轎裝好，向主人請過了示，即時六局隨從人等都跟著花轎迎娶去了。還有單、關二人，要扮做送親的，預先到那邊等候，不表。

仍說楊四這邊，自發轎後，約摸等了半個時辰，見送親的先已來了，曉得新人將到。不一回，大門外面轟轟的放炮三聲，和著那人聲、鑼聲、鼓樂聲，一霎時嘈嘈雜雜，鬧成一片，看那執事人等已擁著花轎進門了。怎見得當時的熱鬧？有一篇短贊為證：鼓樂喧天，鑼聲震地。傘蓋搖紅，扇旗耀翠。簫管齊鳴，笙簧並奏。燈球紛紛作對，銜牌密密成雙。後擁前呼，頂馬同跟馬威武；左吆右喝，紅帽同黑帽喧闐。正是：一霎堂前生喜氣，三生石上締良緣。

花轎一進了門，直抬到廳前停下，待儂相三請已畢，新人出轎，自有喜娘攙扶，立在氈單上，與楊四交天拜地，紅綠相牽，雙雙送入洞房，竟與娶妻一般無二。所以姊妹行中各校書看了這場面，人人稱贊，個個羨慕，都說楊四多情，黛玉有福，勝於蔡家遠甚。故後來金巧林背了蔡謙良，席捲私逃，另嫁一個貴介公子，居然做了官太太，當時的人不怪他薄情，反說他有見識，好比古時的紅拂。至於黛玉則情形不同，楊四待他極厚，即如今番迎娶，已可概見；只為自己淫賤，結識戲子，弄出許多醜事，以致背楊四而走，毋怪被人唾罵，要送他一個「九尾狐」美號了。雖然黛玉嫁了楊四，苟能從一而終，白頭到老，做了富家的太太，那有「胡寶玉」三字名稱？既無「胡寶玉」三字，也不勞我做什麼書了。即使我要做書，只好說林黛玉嫁人，做到嫁人之後，我也做不下了。那知他的事實，奇奇怪怪，偏偏都在後面方是胡寶玉的正文，以上的幾回書，只算他的緣起罷了。這是未來先說。我且表過。

仍說現在楊四、黛玉進了洞房，一樣挑方巾，坐牀撒帳，諸多禮節，一件不缺，都稱黛玉之意。其時各校書，如王逸卿、陸月舫、沈月春、李巧玲、吳蕊香等一齊來到房中，與黛玉講話。楊四當即退出，仍至外面，與眾客周旋了一回。將近上燈時候，侯祥甫同著陸昭容來了。蔡謙良卻是一人來的，並不與金巧林同來。楊四曉得謙良的意思，大約因巧林已嫁，不能與眾校書比例，所以不帶出來。其實今天是吃喜酒，一同到朋友人家，有什麼要緊呢？可見謙良是個不通世務的人，除去貪花好色、飲酒吃煙之外，一毫不懂，翻有許多疑忌的心腸。若把他比起楊四來，真有霄壤之隔。

閒話少敘。此刻李三三也到，見過了楊四，又與維忠講了幾句話，自與昭容到裡邊請坐。維忠見三三進去，拉了楊四，走到大廳滴水簷前，看那戲臺已經搭好，甚是寬闊，比謙良家裡的天井要大出一倍來，即武戲亦可以做得。上面是五色天幔，地上鋪著五彩洋毯，兩邊出將入相的戲房掛著大紅繡花門簾，四面掛燈結綵，上上下下密密層層，照耀儼同白晝。雖不免急就一章，然在人家也算極好的了。維忠看過，向楊四說道：「那班角色，我交代他八點多鐘就來。這裡擺席，也須早一點兒，讓眾客多看幾出，四兄以為好嗎？」楊四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說罷，一同入內。

維忠又要到新房中去看看，有幾位客人亦都高興，一哄而進。楊四隻得陪著，上樓直至新房。幸而新房寬暢，盡可容留得眾人。眾人見新房裡面收拾得金碧輝煌，光華奪目，彷彿是瓊樓玉宇、月宮蕊闕一般。房中擺設的器具，不是紫檀定是紅木，件件金裝玉琢，樣樣錦簇花團，說不盡的豪華，寫不盡的富麗，令人欣羨不置。黛玉坐在牀沿，見楊四陪著眾客進房，並不分羞澀，與尋常新嫁娘不同，慢慢立起身來，低垂粉頸，微啟朱唇，各叫應了一聲，依舊坐下。眾人看黛玉，更覺丰姿斌媚，對之魂銷。忽見一個喜娘端著一盤茶放在臺上，說道：「各位老爺篤請用茶。」眾人看那喜娘，不過二□餘歲，頗有幾分姿色，大家也不吃茶，就與他調笑起來，捏手捏腳，鬧得不亦樂樂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進來一個家人，向主人稟道：「戲園裡的班子已到，廳上的酒席也擺好了。」楊四問道：「裡面待新人的酒席可曾端整了嗎？」家人答道：「早已停當，連堂名也在那裡伺候了。」楊四聽了點點頭。眾客人也都聽得，就此止住不鬧。

楊四請眾人出外坐席，眾人應允，來至廳上。見丹桂里的班頭向楊四打了一個千，問此刻可要開演了。楊四尚未回答，維忠先接口道：「你們揀著吉慶的戲先做起來，少停再點戲罷。」班頭諾諾退下。楊四即請眾客入座。大家將要坐下。忽聞謙良開口道：「今天喝酒，必須有個特別法兒。我想裡面待新人，新人坐在居中，我們外邊也應該照這個樣子對待新官人，請四兄居中坐著，我們在兩邊做陪客，各敬一個雙杯，眾位以為好不好？」眾人都拍手贊成，不管楊四肯不肯，拉他當中坐了。楊四明知謙良捉弄，要報那日勸酒的仇，不好去說穿他，只得說道：「我那裡吃得下這許多？每人兩杯，也有四□餘杯，小弟斷難從命的。」幸虧旁邊維忠、道卿打了圓場，說：「四□杯酒，慢慢的吃，儘管不妨。若叫他一時吃下，定要灌醉。不如先敬他四大杯，然後與他豁拳，再請他多吃幾杯，豈不好嗎？」眾人聽說，也就依允。於是篩了四大杯酒，敬將上來。

楊四仗著自己酒量，咕嘟嘟一口喝完。眾人也陪了兩小杯，用了幾樣菜。見那戲也開臺了，跳過加官，就做了一齣七子八婿《滿牀笏》。演畢，班頭上來，請主人與眾客點戲。皆隨意點了幾出。惟謙良點了一齣，是官怕老婆《浣花溪》，為因日前楊四在他家點的是《滾紅燈》，故今日點這齣戲，也算是報復的。楊四看過了一齣戲，又與眾人豁了一回拳，想起裡邊眾校書都在那裡陪待新人，此時諒已待畢，遂吩咐家人道：「你到裡邊，看新人如已待畢，即請眾位先生們到外邊來吃酒看戲罷。」家人答應自去。

不一回，燕侶鶯儔，花枝嫋娜，姍姍然齊至廳上，即安排酒席在東邊坐下。各校書見楊四坐在當中，與裡面待新人差不多，都吃吃的好笑。李巧玲嘴快，說道：「外頭亦勒裡待新人，不過用倪勿著陪格。」三三接嘴道：「格格新人好，吃起酒菜來，一點勿客氣，比仔陪客才吃得多。」楊四正在那裡吃酒，聽了這幾句話，忍不住笑，把酒都噴了出來，引得眾客同各校書哄堂大笑，笑一個不止。又因臺上做那出《紅鸞喜》剛做到結親一段，新官人頭頸裡掛著一條紅褲，算是披肩紅綢的，又引眾人笑了一陣。正在說笑之際，不提防一件黑物平空從外面直飛進來，望著楊四桌上落下，把一隻湯炒碗打得粉碎，碗中的湯四面的濺開去。楊四與眾人嚇了一跳。正是：

且喜堂前添笑語，緣何席上起風潮？

究竟為著何事上面掉下這件東西，請觀下回便知。